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最小

第一百二十二號

十二年十一月六日

癸亥年九月廿八日

本號四張◉售洋二分

本報登載各稿版權所有不准轉載

■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間日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

■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圓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

■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角

■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橫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

偵探小說奪標收稿展期

收稿截止期展至陽歷十一月十日……定於十五日發表

本社徵求創作一千字內之偵探小說。大衆可自由應徵。惟稿以未經發表者爲限。初選三十名。由程小青趙苕狂張枕綠三先生閱稿取錄。用不記名式發表。復由初選被錄諸君。投票互選。當選第一名。敬贈現洋二十元。第二名第三名。各贈現洋十元。其餘各名。亦酬贈有差。應徵諸君。請於稿末敍明通信處。加蓋圖章。否則無贈。

良晨好友社編輯部佈

本報再版

本報第七號至第十一號。均已再版印出。每份仍售大洋二分。其他售罄各號。亦正在趕速再版中。所有購報定報欠缺者。俟再版出齊併寄。諸希亮察。

▼良晨好友社啓

鵑聲週報

天津鵑聲週報。爲華北諸大名家撰述。內容小說劇談諸文筆記小說談時評等。各體俱備。每期二張。零售三分。定閱半年大洋五角。全年大洋九角。（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）……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。正在定閱期內。來費兼定鵑聲週報者。半年只收大洋四角。全年只收大洋八角。寄費一律在內。郵票十足通用。

第十六期報已到

上海獨經理良晨好友社啓

鵑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。原價大洋四角五分。合購廉價大洋一角五分。存報不多。欲購請速。

良晨好友社啓

上海小說專修學校緊要通告

本校自登報招生以來。有志小說諸君。紛紛報名來學。惟多有要求展期報名及分期繳付學費者。本校爲便利學者起見。特定通融辦法如下。

報名入學 可自即日起備函報名繳費。無論本外埠。本校以收到學費之日開始寄發講義及練習題。

繳費辦法 一次足繳者每學期十二元。分兩次足繳者。入學時繳六元四角。二個月後再繳六元。三次者入學時繳五元六角。二個月後繳四元。一個月後再繳三元。五次者。入學時繳三元。以後每月預繳二元半。

校長張舍我佈

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

承銷本報。每號至少二十份。每份批價大洋七釐。每號銷至百份以外者。每份批價大洋六釐。有意承銷者。請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。至何號暫止。每號需報若干份。即合批價。將款繳來本社。常即遵照辦理。

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

短篇小說

江畔

顏景雲

人家對他總是常常笑。他也漸漸似乎覺得他身體的各部都顯着愚蠢。動作是可笑。竟承認他自己是個不堪世用的被侮辱者了。可是無法改革糾正。惟有忍着過他的生活。所以他避着衆人。常躲藏起來。好像他們沒有一個滿意他。不嘲弄他的。現在他照例獨自到江畔來。木然的立在斜輝裏。凝視着西邊將近地平線而血紅的落日和瀲灩的微波。他領略着大自然的麗。覺有一快種感使他悶塞的胸美懷展開一點。被擯棄者呀。這就是他唯一消愁的地方了。

他每天早晨八點多鐘的時候。從寓所忽忽的進一家公司辦事。不停的上下搬動算盤珠和循環的寫着1—…〇十個亞拉伯字。這刻板的工作使他異樣的倦厭。却只好做着。並且一點不敢疏忽。有時他同同事們談天。論到某字某題目。他就漲紅了臉禁不住的發揮他的意思。評了幾句。但是過後他非常懊恨他不該這樣。暗暗罵着自已。有時聽見了友朋們互相傾軋。和同事們互相排擠的故事。他柔弱的心於是深埋在恐怖裏。對於他迷茫的前途。常取着旁皇不安的態度。他很憂鬱的對他自己說道。

「你將怎麽辦呢。」

下午五點鐘之後他懶懶地到江畔站着。這於他好像有吸引的魔力一般。有時甚至於走至泥灘。江水洶濤的衝到他足的附近。十分--刻一小時過去了。却不覺足酸。過路的人用奇異的眼光射着他。直至暮色四起。他才踉蹌歸他的寓所。於是只得枯坐在斗室裏讀小說。凡讀到哀情的故事。他總是被感動得啜泣起來。唉。一個懦弱的人呀。

今天他依舊站了一小時。見紅霞己經消散。太陽已經落下去。江面上緊緊的被黑色壓下來。于是他很頹喪的離開了。

月下

朱智先

皎潔的月兒。登在半空裏。睁着伊那十分明亮的眼兒。向下界裏瞧。伊要瞧遍世人的心。究竟與伊一樣的皎潔呢。還是汚濁。

✿ ✿ ✿ ✿

伊將媚眼微微向他飄了飄。柔聲說道。「俊。我是怎樣怎樣的說着啊。你難道還不相信我麽。唉。我說得舌敝唇焦了。竟不能得你一句的答覆。我的心真碎咧。」

他慢吞吞的說道。「你可記得劉壽生麽。」伊道。「那個劉壽生小子麽。我向來連正眼都不去瞧他。他只是糾纏着我。我真厭極了。俊。我只是熱烈而專一的愛你。……」

伊一面說着。一面用眼趁月光中偷瞧他的面孔。忽見他站起身來。將面幕揭去。笑着對伊道。「哈哈。你還認識我這劉壽生小子麽。」

✿ ✿ ✿ 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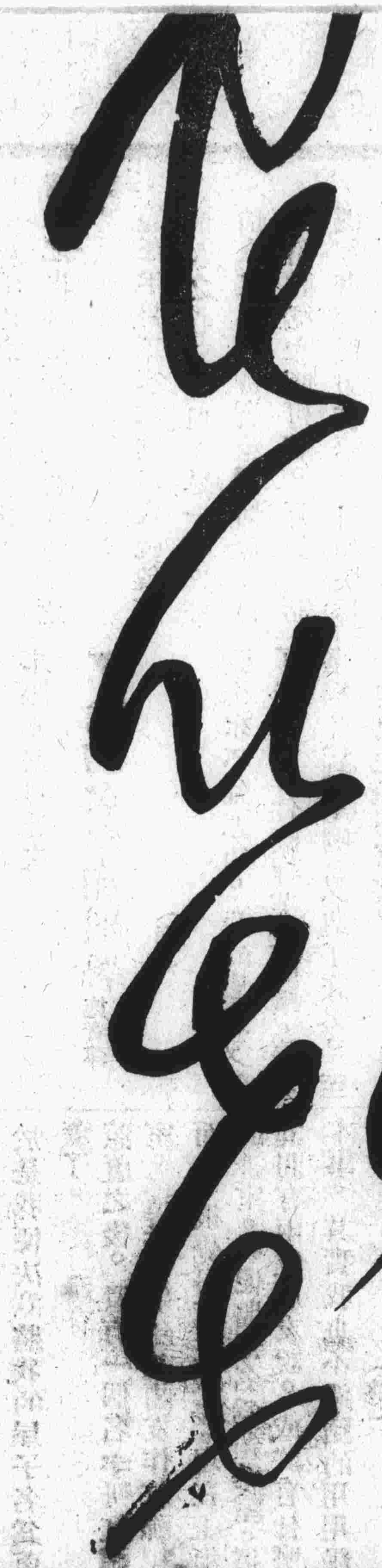
皎潔的月兒。登在半空裏。睁着伊那十分明亮的眼兒。向下界裏瞧。伊要瞧遍世人的心。究竟與伊一樣的皎潔呢。還是汚濁。

一個有教育的兒童（續）

朱孝文

敏兒放學回來。仍由母親監督著溫習功課。空閒來。便和敏兒講講中外古今有名人物兒童時代的行爲。什麽勤功好德。什麽博愛義勇。敏兒聽得津津有味。有一天。他母親講起華盛頓兒時怎樣誠實。斬樹不諱。後來如何經過幾次患難。竟被他做到美國第一任大總統。敏兒聽了。不覺手舞足蹈。拍掌大呼道。這樣說來。華盛頓也是貧家孩子。竟做得總統。我難道就做不得總統嗎。我將來一定也要做總統。說得他父親母親都哈哈大笑。他偶然看見鄰居的一羣孩兒。却依舊在幾年前那塊草地上無意識的頑耍。就中有一個年紀最長的。手裏執着一根竹鞭子。口口聲聲說我是武松。把一羣孩子嚇得四散。他沒處尋覓。便找著一條黃狗打得汪汪地亂吠。他兀自笑得似乎非常快活。

敏兒瞧著。不覺油然生了一種可厭之心。



上海眞美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一百廿二號……第四張……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▼西湖憶語

施青萍

雲棲以竹名。小者徑亦四五寸。遊人每好刻姓氏其上。用留紀念。余以半年五遊其處。輒緣竹求相識朋好留名。屢屢得之。常覺心怡。竹之外又富栗鼠。巡行松竹間覓食。聞人聲足音便逃竄。極迅速。弗容一瞬。余嘗約侶攜械往捕。紛相迫逐。目疲足乏。卒不得一。相與嘻笑。徒手歸耳。在靈隱忽然過修。各交睫默無一言。摩肩而過。未能返顧。冥緬彼時。心中當作何念。女學生遊興極豪。休沐日天氣佳。輒結伴同遊。遊必寥遠。若湖上諸別墅。諸勝蹟。蓋早厭棄。弗屑蒙秋波盼及。虎跑雲棲理安天笠。實芳躅所常蒞。夕陽將落未落。孤村微裊炊烟。四山盡紫。此時姍姍行野徑歸。笑語聲與梵鐘鴉啫相和。麗景也。

編輯人語

本報歡迎投稿。如創作或繙譯的短篇小說。小說作法研究。中外小說批評。小說家遺聞軼事。專談。遊記。諧文。雋語等等。皆在可錄之列。花史舊劇評不收。如濫泛罵人或態度暗昧。所指人物。僅以某某字樣爲代。取巧不敢負責。尤所深惡痛絕。來稿附有十足郵費者。不刊卽退。

▼情話娓娓

經淞銓

情絲韌如膠筋。惟能信慧劍而決意揮之者。可斷。愛情之味。以將就未就之時爲最甘。情場失意之後。每萌一度厭世思想。下雖大。情無處無之。天人之視其意中人。每擬以發動情。機 西子雖美。情人尤美。能日居於情人之心中。其快如何。天下最珍貴之字。當於情書中求之。能與情人共讀最小。閱至「情話娓娓」。而觀情人之姿態。合請嚴箇凡但杜宇兩名畫家合繪之。情人之指眸眉齒。均含至可愛之美。

曩在半月二卷六期情人號銓有情人之心「耳目手足一篇。喻情人之心如百寶箱藏情愫。口如留聲機嚦嚦可聽。耳如電話機每喜聽彼方言語。目如快鏡喜攝彼方之容。手如電杆能傳電。足如摩託車常向情場疾馳。意有未盡。容續續誌之最小報。

（淞銓識）

▼聰敏的新發明

若愚

備電炬一支。手表一只。勝於用夜明表。船上裝帆。後置電風扇。勝於不安的順風多多。一天到晚。把千里鏡當眼鏡戴。將來眼光必可遠矣。

▼我的名字和別署（續）

施青萍

到後來不知怎的。我的思想又入了廣道了。什麼拜芙蓉館咧。哀芬室咧。綣慧室咧。又造了許多。至今自己也覺得好笑。那時我的名字已定爲青萍了。我的意思。青萍是用的長行于辟下之門的故實。但有許多朋友。都還當我仍舊是從前寄萍的意思。其實我這些無聊思想早已沒有了。我和父親說起要取一個齋名。永不改變。而不落俗套的。於是他就給我取名蒽蘆。取萌動生長之意。而蒽也是劍名。很能合青萍兩字。於是我便決意將我的屋子名爲蒽蘆了。蒽蘆之後。還有一個名字叫紅禪室。這是上半年爲蘭友作紅禪紀而取。很覺得有些感傷。現在上海的書室。我便將他名爲蘋華室。這其間有兩位朋友說。或許有什麼本事。其實我也不過隨的用用罷了。

（終）

▼雁字

邱劍飛

點染秋天別有姿。一行乍起欲何之。搆成鐵畫銀鉤樣。寫出風清月白時。